

贰

仕途

肖仁福◎著

全国优秀畅销书上榜图书

一部蕴涵丰富政治智慧的仕途小说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仕途（二）

肖仁福◎著

CS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仕途：全2册 / 肖仁福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1.8

ISBN 978-7-5404-5078-6

I. ①仕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0185号



仕途 (全2册)

肖仁福 著

出版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龚湘海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mm 1/16

总印张：57.5 字数：1220,000

印数：1-10000

书号：ISBN 978-7-5404-5078-6

定价：78.00元 (全2册)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第一章



这天李雨潺又要到医院去，恰好乔不群看过新大门工程回来，没什么要紧事，随她出了政府大院。赶往医院高干楼，袁明清正坐在床前，手拿遥控器，不停地调换着电视频道。见了两位，袁明清忙扔下遥控器，说：“小李把出院手续给我办了吧！”李雨潺说：“不是住得好好的吗？怎么想起出院了？”

袁明清唉一声，愁眉苦脸道：“都是被你和老郁害的。住在家里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还能补个觉。现在倒好，夜里睁着眼盼天亮，白天眼睁开盼天黑，跟傻子没两样。再这么待下去，我怕是老命都不保了。”乔不群说：“没这么严重吧？”李雨潺说：“可不是？要出院，也得等郁所长回来再说。”袁明清说：“郁所长又不是郁院长，没有她点头，医院就不放人？”李雨潺笑笑说：“我也知道郁所长不是郁院长。可您想过没有，这里条件这么好，吃喝拉撒都有人管，郁所长出差还得有几天，这几天您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吃什么喝什么？”

袁明清想想也是。过去在厂里做工程师还好，上班搞生产，下班搞家务，那是常事。改行做上领导后，每天眼睛一睁，忙到熄灯，除亲自吃饭拉屎，亲自睡觉过性生活，再没亲自做过家务，还想像从前样自己照顾自己，简直不可想象。也许不只袁明清，谁做久了领导，都会这样。领导都是做大事的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吃喝拉撒这样的小事也要麻烦敬爱的领导，人民群众自然一千个不答应，一万个不赞成。

见袁明清不再提回家的事，李雨潺放下一颗心来，说：“不就是睡觉不着吗？我告诉您一个催眠的好办法。”袁明清说：“什么好办法？”李雨潺说：“数数呀。比如数羊数牛什么的。”袁明清说：“数羊数牛有什么用？我还数过人民币呢。”李雨潺笑道：“数

人民币还没用的话，恐怕只有数美元了。”袁明清说：“那你快给我拿些美元来。”

这美元可不是说拿就拿得来的，得去找人兑换，有些麻烦，乔不群说：“我也有一个办法，保证比数美元见效。”李雨潺说：“不是要袁秘书长数金元宝吧？”乔不群说：“金元宝立体感太强，只能越数越激动。袁秘书长当领导的，不是经常要做报告吗？干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听您做报告，这样容易找到当领导的感觉，还愁解决不了失眠问题？”

袁明清一拍床头，佯怒道：“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见我如今没了做报告的机会，故意气我。”李雨潺说：“估计乔主任不敢有这种险恶用心，是设身处地为领导着想。袁秘书长平时经常召集政府办干部职工开会或学习，报告一做就是两三个小时，什么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，在政府系统各局委办的积极支持下，在县区各政府办的精心配合下，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……这么下来下去的，下得大家都酣然入睡，您自己肯定也会受到感染，渐渐睡过去的。”

“这样不行。我经常在台上做报告，有切身体会，台下群众睡得越香，台上做报告的做得越来越劲，越兴奋，还哪里睡得着？”也许是已削职为民，袁明清也变得幽默起来，不再像做秘书长时那么严肃，轻易不在下属面前开玩笑，“我看还是你俩到台上去做报告，我来当听众，说不定还真有奇效。”

乔不群笑道：“我要有这水平，做报告能把人做睡着，也不至于天天跑腿打杂，早到那个位置上去了。”李雨潺说：“乔主任功夫确实欠点，每次组织分管处室干部开会，报告做到咱们昏昏欲睡的时候，便做不下去，就此打住，还没哪次成功让我们完全睡着。”乔不群说：“我那是小报告，没具备袁秘书长大报告的高效催眠作用。”袁明清说：“不群已做到副主任，甫迪声对你又比较重视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会上台做大报告了。”

这玩笑没白开，袁明清一轻松，晚上意外睡了一个囫囵觉。这是好多天来第一次真正睡着，袁明清感觉良好，高兴地给李雨潺打电话，感谢她和乔不群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。李雨潺说：“我们又不是观世音菩萨，哪救得了袁秘书长的苦难？不过笑话能治失眠，我喊上乔主任，再去陪您说笑话。”

处理完手头杂事，李雨潺又约上乔不群，去了医院。快进高干楼时，乔不群放慢脚步，说：“说上一会儿笑话，袁秘书长就睡得着了，你说有这个可能吗？”李雨潺说：“人之所以失眠，一般是因为心上郁闷，情绪焦虑。有人陪着说说话，开开心，心情一放松，睡得着觉，有什么奇怪的？”乔不群说：“我看没那么简单。”李雨潺说：“莫非还能复杂到哪里去？”乔不群说：“袁秘书长又不是三岁娃娃，哪有说说笑话，逗逗乐，就能解决问题的？他那可是心病，心病只有心药到，才可能治得好。”

走进病房，见袁明清精神抖擞，情绪饱满，说话的声音都高了几度，乔不群就知道自己刚才的猜测，绝对错不到哪里去。袁明清一定碰到了什么大喜事，估计这喜

事跟他的政治命运有关。像袁明清这种助巡一级的干部，享受的是副市级待遇，不大不小也算是政治人物了。政治人物可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只有一条小命，那是父母给的自然生命。政治人物除了自然生命，还有一个非同凡响的政治生命，是双重生命的共同体。政治生命可是上下求索得来的，不是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随便跑到一起，就能成功孕育诞生的。政治人物也就格外看重自己的政治生命，有时甚至胜过父母给的自然生命。作为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的共同体，光自然生命已没法承载政治人物身上的负荷，一旦政治生命出现问题，自然生命也会跟着产生病变。袁明清没能参加副市长选举，政治生命严重受挫，自然生命也随之出了毛病，睡不能睡，吃不能吃，面黄肌瘦，天昏地暗，几近崩溃，就是非常典型的个案。现在袁明清的自然生命一下子又鲜活起来，变得健康乐观了，不用说，肯定是政治生命又出现了勃勃生机。

那么这个创造袁明清生命奇迹的人又会是谁呢？作为曾经的顶头上司，乔不群不可能对袁明清的背景没有任何了解。可他思前想后，就是找不出能挽救袁明清政治生命于既倒的人。不过凭多年混迹政府的经验，乔不群知道这个人不可能是一般角色，一定是个重量级人物，且这个人物不在北京，也在省里，绝对不会在桃林。

乔不群忽想起秦淮河来。记者是个特殊职业，上上下下的人接触得多，说不定多少知道些线索。本打算离开医院后再给秦淮河打电话，不想恰在此时，秦淮河的电话打了进来，问说话方不方便。乔不群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电话，几步出了病房，往没人的楼角方向走去，一边说：“方便方便，有什么指示，淮河你说吧。”

秦淮河说：“我能指示你大主任吗？给你提供一个小信息。”乔不群说：“什么好信息？”秦淮河说：“侯副省长要成侯副书记了。”

乔不群一时没听明白，说：“我跟侯副省长非亲非故，他要成侯副书记，与我乔某人有何关系？”秦淮河说：“非亲非故，不见得就没有任何关系嘛。我问你，如今赋闲在家的袁明清做了你那么多年的直接和间接领导，你跟他总有些关系吧？”

看来袁明清可能跟侯副省长有什么渊源。乔不群急不可待道：“你别卖关子，一会儿侯副省长，一会儿袁明清的，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”秦淮河还是不紧不慢的口气，说：“袁明清可是侯副省长多年前的同事和朋友。”乔不群说：“是吗？这我过去还真不太清楚。”秦淮河说：“过去不太清楚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就清楚了。想想看，你跟袁明清曾是上下级关系，袁明清跟侯副省长曾是同事朋友关系，那么你跟侯副省长是不是也就有了某些关系，或至少有产生某些关系的可能？”

“你是说，别看袁秘书长暂时是个闲人，侯副省长一成为侯副书记，袁秘书长肯定会东山再起，并且会比现在更有作为？”乔不群捂紧手机，不由自主的，口里的袁明清便恢复为袁秘书长，“你的意思是趁此时袁秘书长还处在人生低谷，多跟他接近接近，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你，等他到了高位，向他靠拢的人一多，就没了你的份？”

秦淮河笑道：“不群就是不群，有悟性。”乔不群说：“那你是怎么知道袁秘书长跟侯副省长这层关系的呢？我在政府待了这么久，却蚂蚁放屁——没听到任何动静，

不知他竟然还有这么个背景。”

秦淮河说：“这是袁明清城府深。在桃林时我也不知道这个内幕，是到省城后，有一次跟侯副省长的秘书小杨一起吃饭，听说我在桃林政府待过几年，他无意间提到袁明清，说侯副省长跟他在同一个厂里做过工程师，两人关系一直不错。”

乔不群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袁秘书长确实是从工厂里出来的，只是没谁搞得清他还跟侯副省长同过事。让人感到不解的是，既然老同事在省里做副省长，前次袁秘书长的副市长怎么还会落空呢？”秦淮河说：“这事的内幕可能比较复杂，估计跟鲍书记和甫迪声两位不无关系。也许人事问题向来是党委说了算，政府不便干涉，侯副省长不怎么好过问。”乔不群说：“现在好了，侯副省长要成侯副书记了，好过问袁秘书长的事了。”秦淮河说：“这是必然的。小杨告诉我，侯副书记的任命文件已到省里，即将对外宣布。”

这就对了。乔不群说完再见，将手机往腰上一别，兴冲冲朝袁明清病房奔去。

快进袁明清病房门时，乔不群泥住脚步，做个深呼吸，定了定神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待到调整好心态，这才若无其事般，轻轻迈进门去。

房里除了袁明清和李雨潺两个，还有两位漂亮的当班护士。护士是来给袁明清送药的。那是一味新出产的中成药，主要作用是安神补脑，对失眠症特别有效。副作用也不是太大，只是服下去后，屁稍多些。也许是护士漂亮可爱，李雨潺和乔不群也在场，袁明清思维活跃，抓住一个屁字，做起文章来：“一屁值千金嘛，屁多绝对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我于医学是个外行，却也知道人是部复杂的机器，每时每刻都在高速运转，不断产生废气浊气，酸气腐气，毒气恶气。气储于内，得及时排出，放屁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有道是话不说不明，屁不放不畅，有屁非放出来不可，忍气吞声，是万万使不得的。就像川流汹涌，只可疏导，不可堵塞。忍住的气，吞掉的声，终究是要另找出口发泄出去的，若不随屁而出，便只能内敛，被肠道吸收，进入血液循环，再回到呼吸系统，转而从口里喷发出来。”

说得几位笑起来，想不到屁小事大，其中还有这么多奥妙。乔不群知道袁明清心里舒畅，又是在病房里面，说话随便点没啥关系，才这么谈笑风生。作为老下级，乔不群当然不能无动于衷，也凑趣道：“我经常碰到口臭异常的人，稍稍挨得近些，就像到了化粪池边上似的，原来是有屁没及时下放，转道上涌，终致害己害人。”袁明清说：“这有点像咱们的政府工作，群众有什么怨愤，下面基层不能及时疏导，一旦积怨成气，气没处可出，只能纷纷上涌。如今上访人员多，看去原因千差万别，其实集中起来只有一条，就是群众有屁，下面放不出去，这才造成矛盾上交的被动局面。”

大家都佩服袁秘书长高见。这个说：“还是袁秘书长能透过现象看本质，通过不起眼的小小屁事，严正指出社会问题的大症结之所在。”那个说：“袁秘书长是政府领导嘛，太清楚政府工作性质，大事就是小事，小事就是大事。”

袁明清又说：“庄子说，道在屎尿。于个人，屎畅尿远，说明人年轻，身强力壮。

一旦尿阻尿短，或肛辣便秘，在厕所里一蹲半天，或尿频尿急，拖泥带水，撒尿滴湿鞋，这人不是身体有病，也已老之将至。所以一进医院，医生先让你化验尿尿，大病小痛，都能在尿尿里体现出来。于家庭，其生活质量好不好，品位高不高，不能只看家庭收入多少，住房规模大小或家具豪华与否，最好去看人家的卫生间，卫生间里一尘不染，里面的马桶跟厨房里的饭碗一样洁净，这样的家庭就是收入再少，住房再窄，家具再简陋，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低不到哪里去。一个城市也一样，光有高楼大厦和吃喝玩乐的地方还不够，还得有拉屎撒尿的去处。公共厕所肮脏不堪，臭气熏天，收费却不低，或是根本找不到公共厕所，内急时躲到背处救急，刚提上裤子转过身，就有戴着红袖套的怒目金钢递上罚款单，那么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是很值得怀疑的，其文明程度绝对高不到哪里去。”

难得袁明清这么有兴致，乔不群又附和道：“说起道在尿尿，我倒想起一件趣事来。一次单位召开中层干部以上开会，领导讲得正起劲，突然忍无可忍，乓的一声，一股浩荡之气自下面沛然而出。当众讲话，是工作需要；当众放屁，到底有些不雅。何况上面放话，下面放屁，与会人员若听不太明白，不知话是屁，还是屁是话，有失体统不说，也影响会议效果。领导不免有些难为情，不愿别人以为屁是他亲自放的，掉头责问旁边的处长：‘是你放的屁吧？’处长一时没想清领导这个问题的深刻意义，率尔说：‘哪是我？我根本没有放屁。’这下处长可就惨了，不久他那不会放屁的屁股下面的交椅便被领导一把端掉，另许他人。有人觉得领导做得也太过了点，屁大的事就端了人家位置。领导理直气壮地说：‘屁大的事都不愿替领导承担，这样的部下我还敢用他么？’”

笑得各位前仰后合，都说：“乔主任你不是说的自己的故事吧？说不定里面的领导还是袁秘书长呢。”袁明清也笑道：“这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屁话。不过屁话不是今日才有，自古以来就不少，有些屁话还非常优雅美丽。想必各位对宋代文豪苏东坡一点不陌生吧，他不少诗文至今仍在广为流传。岂料这么一位千古大诗人，也有人敢说他的诗是屁诗。这天东坡灵感突至，大笔一挥，写了一首五言诗偈：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；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东坡是在标榜自己修行功夫高深，似乎跟端坐于莲座上的佛菩萨一样，已到八风吹不动的大境界。东坡非常得意，孤芳自赏够了，又吩咐书童拿着诗，专门过江交给西山寺的佛印禅师，让他嫉妒嫉妒。佛印见诗，微笑着批上一字，便让书童原封带回。东坡以为禅师会对自己的诗大加赞赏一番，急忙打开一看，哪知诗旁写着一个字：屁。东坡哪里受得了？当即备船横江，去找佛印兴师问罪。到得西山寺，却逢禅堂紧闭，只是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东坡这才恍然大悟，自己若真八风不动，又何至于见屁过江？从而惭愧不已，觉悟得道。”

大家都说故事有意思，看来屁虽不雅，屁事却不见得一定粗鄙。李雨潺说：“我也读过一些有关东坡和佛印的故事，好像每次都是佛印处在上风，东坡占不到便宜。

我不明白，哪有才华横溢如东坡这样的大才子，每次都输给佛印的理？想必是佛门弟子或信佛之人编造出来的，借东坡大名以抬高佛家。”乔不群说：“也许正是东坡太出众，才有人会拿他开涮，不然他那么崇高和完美，其他人往哪儿摆？”袁明清说：“正是这个道理。东坡心胸开阔，率真正直，又一向与人为善，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并没开罪过谁，可却有不少人莫名其妙地恨他咒他，一听皇帝皇后赞赏他的诗文，就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把他撕碎，吞进肚里。东坡屡遭贬黜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他德太隆，才太高，光焰太盛，使得周围人相形见绌，心酸难受。想想这样的人不出局，谁出局？所以东坡晚年得子时，很有感慨地赋诗曰：人皆生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；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病到公卿。”

几位都说东坡此诗确实道破了世道人心，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太多太多，惹得后来的郑板桥忍不住浩叹难得糊涂。乔不群明白袁明清这是以东坡自喻，他是桃林政府里的干才，实际工作能力比市长副市长们都强，却只能屈居秘书长，享受享受助巡待遇，总也做不成副市长。不过这种话不好明言，乔不群只说：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自古而然，于今而甚。特别是官场这把筛子，筛掉的往往是金子，留下的往往是砂子。”

几个说说笑笑，快到下班时间，两位护士准备离去。乔不群说：“两位别走，今天大家高兴，一起到外面吃顿工作餐吧，我来请客。”两位护士说：“我们晚上还要接着上班，哪里出得去？”袁明清说：“我也不能随便出去吃饭，医院里有纪律管着的。”两位护士笑道：“纪律是有纪律，不过纪律是管一般病人的，哪里管得到袁秘书长这样的大领导头上？您若想出去，不会有人说什么的。”

“我可不是什么大领导，所以我还是遵纪守法，住在医院，吃在医院吧。”袁明清笑着说，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把饭票，“要么这样，医院食堂里有高干伙食专供窗口，饭菜既清淡又营养，不群和雨潺别走，多端两份回来，咱们共进晚餐，还可继续聊聊。”

袁明清正在兴头上，不好扫他兴，乔不群说：“有机会陪袁秘书长吃饭，可是我们的莫大荣幸。”李雨潺要去接袁明清手里的饭票，说：“那我去打饭吧。现在时兴下级请上级，今天上级请起下级来了，机会难得。”两位护士小姐拦住李雨潺，说：“打饭的事还是交给我们吧，你和乔主任留在房里，继续陪袁秘书长说话。”

“这样也行。”袁明清将饭票递给两位护士，嘱咐多要两个小炒。

两位护士很快端了饭菜回来。乔不群将两只床头柜拼作一起，当做临时饭桌，三人围到一处，开始吃饭。不怎么丰富，却有四菜一汤，口味也算不错。袁明清说：“简简单单的家常饭，凑合一顿，反正你俩不是外人，不然四菜一汤，生意跑光。”

李雨潺咽下嘴里的饭菜，说：“还是家常饭好吃。时下有个流行说法，自己的饭，不饿为准；朋友的饭，吃饱为准；老板的饭，吃好为准；公家的饭，撑不死为准。袁秘书长是我们的朋友和老板，以吃饱吃好为准。”袁明清说：“吃好自然谈不上，吃饱应该没问题。你们年轻人消化功能强，应该吃好吃饱，才能满足体能需要。到了我这把年纪，还只能吃些家常便饭，不能吃得太多，否则消受不了，自己遭罪。”

老话也说，身健却缘餐饭少，诗清每为饮茶多。”李雨潺说：“如今领导都是越活越年轻，袁秘书长却自谓这把年纪，还不太多见。”袁秘书长说：“世上哪有越活越年轻的？都是哄人家的，哄自己还不那么容易。”

乔不群也借题发挥道：“说到家常便饭，让我想起蒋委员长来。据说当年他每任命一位师级以上的军官，就会请到自己家里，摆上四菜一汤，一起吃顿家常饭，从此这位军官就成为蒋委员长的自家人了。今天袁秘书长也要来四菜一汤，让我和雨潺吃家常饭，享受师级待遇，从今以后我们也就是您的人了。”

袁明清以长者和主人身份，给两人碗里夹了菜，一边感慨道：“我于今沦落到这个地步，谁都退避三舍，不理不睬。难得你俩这么关心我，经常往医院跑，还陪我吃饭，我何德何能？可惜我不是蒋委员长，你们是我的人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乔不群忙说：“我和雨潺还真没想过用处不用处的，只觉得这个世道，像袁秘书长这样宠辱不惊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具有儒将风范和人格魅力的领导，好像并不多见，我们才发自内心地仰慕敬佩，特别乐意跟您在一起。硬要说用处，用处确实也非常大，多跟您相处，无形中可以学到不少为人处世方面的东西。”

这种并不高明的表扬，在位时袁明清可没少闻，却并不觉得怎么动听。下位后耳根变得清静，才猛然意识到，可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得到想得到的表扬的。原来在有权有势的人那里，最不缺的就是表扬，简直多得像夏天的蚊子，赶都赶不开。可轮到无权无势的人，表扬仿佛夜晚的太阳，白天的星星，早已成为稀有物质。

看来是与受惯的表扬久违了，今天好不容易又得到乔不群的表扬，袁明清才觉得格外珍贵，心里受用得不得了。在鲜艳生动的表扬的嘴巴纷纷遁去的日子，乔不群还能及时送上稀缺的表扬，怎不让人倍觉感激，心动不已？

也许是还想多得乔不群几句表扬，饭后说了会儿话，乔不群和李雨潺正要告辞，袁明清又提出：“雨潺先走，不群家里如果没啥要紧事，旁边还有张床，打电话回去报告一声，晚上在这里睡觉算了，也好给我做个伴。”

这倒是乔不群没曾想到的优厚待遇。要知道当年蒋委员长也只拿家常饭招待自己的军官，却还没听说他老人家留谁在家里过过夜，尽管袁明清的病房算不上真正的家。乔不群也就受宠若惊，说：“我在这里睡觉，不会影响袁秘书长您的休息吧？”袁明清说：“不会的。咱们谈得来，一起说说话，是件快慰人心的事，说不定到时还会促进我的休息呢。”

李雨潺也在一旁怂恿乔不群：“既然能促进袁秘书长的休息，乔主任你就留下吧。”袁明清说：“反正不是在外眠花宿柳，你家小史不会有什么意见的。”乔不群说：“如果工作需要，领导又有安排，非眠花宿柳不可，老婆有意见也管不得那么多了。”李雨潺说：“领导自己眠花宿柳，还要人安排呢，怎么会倒过来安排你？”

李雨潺走后，袁明清关好门，脱衣去了卫生间。乔不群趁机给史宇寒打了个电话，说晚上不回去了。男人夜不归宿，女人难免多心，史宇寒说：“市长书记晚上还要睡觉，

你比市长书记还忙？”乔不群说：“下午来看袁秘书长，话说得投机，他病房里还有张床，我留下继续陪陪他。”史宇寒嘲讽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不是在陪鲍书记，就是在陪甫市长呢。”

史宇寒的意思很明显，袁秘书长已是拔毛的凤凰，谁都不理，陪他何用？乔不群不好明说侯副省长要成侯副书记了，袁明清将有大任，只拿些做人要讲感情的大道理来敷衍。史宇寒又笑他不开窍，如今谁还顾得上讲感情，实惠还讲不过来呢。乔不群说：“不讲感情也行，可也不能太势利眼，还是少往锦上添花，多去雪中送炭。”按下手机。

袁明清用干毛巾揉着湿发，从卫生间走出来，问乔不群给家里打过电话没有，还说：“在外面过夜，小史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”乔不群笑道：“又不是跟女上级过夜，跟男上级过夜，她有什么想法？”

说话间，袁明清又找块新毛巾出来，递给乔不群：“这没用过的，你拿去洗个澡吧。”乔不群伸手接住，说：“袁秘书长真是个好领导，连毛巾都给我准备好了。”袁明清说：“哪是给你准备的？是老郁穷讲究，来医院时给我带了两块。我大男人一个，又不是她们女人，一块毛巾足矣，这块也就一直没用。”乔不群笑道：“男人都喜欢简便，出门一块帕，又洗上来又洗下。”袁明清说：“正是的，自己的身子还分尊贵贵贱，太没平等观念了。”

乔不群几下洗完澡，出得卫生间，袁明清正斜躺在床上看电视。也许是电视没什么看头，乔不群上床后，就把遥控器扔过来，说：“你来掌握政权，爱看什么，自己调去。”

平时乔不群就难得看回电视，到了袁明清这里，自然更不会把心思放在屏幕上，拿过遥控器，调小音量，说：“如今的电视节目都娱乐化了，导演是骗子，演员是疯子，观众是傻子。”袁明清说：“娱乐时代嘛，什么都可拿来娱乐。不过也可理解，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做官靠投机，发财靠心机，谈个爱摸不准对方动机，身累心更累，好不容易坐下来打开电视，谁还承受得了严肃和崇高？”乔不群附和道：“还真是这么回事，所以有人说娱乐时代又是愚弄时代，你愚弄我，我愚弄你，弄得大家又痴又愚，就轻松了。”

两人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着，视电视于不顾，乔不群干脆关了机。袁明清又信口问道：“不群进桃林政府时间不短了吧？”乔不群说：“十来年了。”袁明清叹道：“物换星移几度秋，眨眼间你就在政府待了这么久了。不过你还好，按部就班到了副局。顺利的话，四十岁左右解决正局，再磨上几年，还有望更上一层楼。”

说了大半天废话，终于触及到这个实质性问题，乔不群不免窃喜起来。要知道秦淮河的情报是不会有误的，有侯副书记在上面照应，袁明清一旦重新出山，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气象，至少不会比副市长的位置差。你跟他老人家走得这么近，到时他能有所作为，还愁不拉你乔不群一把？还得感谢李雨潺，让你瞅准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候，特殊的场合，来到袁明清身边，不经意间就成了他的人。

从袁明清发话留乔不群陪夜那一刻起，乔不群就已暗暗把自己当成他的人。

不过乔不群还是努力抑制住心头窃喜，用一种淡定的口气说：“要说人入官场，不思进步，确实显得有些虚伪。实话实说，过去我要求进步的想法还是挺强烈的，只是这么多年下来，这想法也渐渐淡了。官场到底人才济济，不是谁想进步就进步得了的。做个普通干部也没什么，工资不太高，却月月有拿，饿不死，冻不坏，日子总过得下去。”

袁明清说：“不群还肯说真话，只是太低调了点。有想法才有办法，想进步才有进步。我看你现在工作和人际关系都处理得不错，至少甫迪声对你好像还是满意的。”

说到甫迪声，乔不群跟他的交道也不少了，如果说从没幻想过往这棵大树身上靠，恐怕自己都不会相信。可冥冥之中，乔不群又总觉得这棵大树不太靠得住。听说甫迪声曾给自己圈内人透露过，对乔不群这种还有些才干的角色，搁着不使用，多少是个浪费，却只能有保留有限地使用，也不知甫迪声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。当然有一点乔不群非常清楚，甫迪声可不是那种小家子气领导，必要的时候让你提个纪检组长，做个政府办副主任，甚至解决你的正局待遇，他会毫不吝啬的。可还企望他给你份更实际的差事，或把你扶到更高更重要的位置，最好还是别存此奢念。

乔不群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自然不会直说出来，只说：“工作上甫市长确实是非常信任我的。”言外之意，工作之外就不好说了。

袁明清也不好说甫迪声，说：“过去你虽然在研究室，工作方面的接触，咱们还是不少的，我知道你不仅学历高，实际工作能力也不错。机遇总是格外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，凭不群你的素质和能力，会有更大长进的。”

要是倒回去几个小时，袁明清说这种话，乔不群肯定不会太往心里去。几个小时之前，谁也不知道侯副省长会成为侯副书记，袁明清的话再生动，也跟废话没有什么区别。无职无权的人说你好，无异于无油无盐的清汤寡水，毫无价值可言。只有有职有权的人说你好，才悦人耳，动人心，可谓字字珠玑，一句顶一万句，绝对要兑现见效的。不过人有职有权时，充耳都是谀辞美言，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，以为自己比谁都英明伟大，哪里还想起人家也有可取之处？自然轻易不肯说人好。一定要到身无半职手无寸权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并非一贯正确，人家也不见得一贯错误，觉得应该说人家好话。却为时已晚，这种好话已一文不值，没人稀罕。

此时的袁明清已非彼时的袁明清，他的好话也就不再是一般好话。也许这是他的许愿，以后有什么机遇，是不会忘记你乔不群的。乔不群暗自激动着，尽量舒缓了口气说：“袁秘书长高看我了，我知道自己身上的缺点挺多的。到底学生出身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再到政府机关，没受过什么大挫折，不经风雨，少谙世情，还需要加强学习。我是在袁秘书长您手上成长起来的，以后还请您多指教，多栽培。”

乔不群娓娓而言，仿佛按摩女柔和的十指，在袁明清身上搓揉着，让他筋酥骨软，从头爽到了脚底。意识也渐渐变得模糊，云遮雾罩起来。好一会儿没有领导动静，乔不群忙收住话头，侧目往旁边床上瞧去，只见袁明清已歪着脑袋，微微起了鼾声。

果然印证了袁明清自己说的，乔不群的话还真促进了他的睡眠。

乔不群不再吱声，伸伸手，轻轻关掉床头灯。又想起手机没关，赶紧掀掉。万一谁打电话或发短信，惊醒领导，可就罪过了。袁明清能稳稳地睡上一觉，实属不易。要不是侯副省长已成侯副书记，要不是今天有人陪着说了这么多开心话，摒弃掉心头杂念，他老人家哪会这么放松，成功入睡？在那些能睡的人那里，睡眠自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脑袋往枕头上一搁，眼睛一合，瞌睡不请自来。在难入睡的人那里，睡眠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，不是轻易想解决就解决得了的。今天帮助袁明清有效解决了复杂的睡眠问题，乔不群这个功劳可就大了去了。

不知不觉间，乔不群也变得迷迷糊糊，将进入混沌梦乡。可他忽然又警觉起来，提醒自己不能就这么睡过去。他知道自己有打鼾的爱好，尽管鼾声不是太高太闹，如果袁明清的睡眠不太沉的话，把他打醒过来，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。如此一来，岂不前功尽弃，白费了大半天的劲？乔不群狠狠掐了掐大腿，想让疼痛赶走自己的瞌睡。清醒了一会儿，待瞌睡抹去疼痛，睡意又悄悄跑了回来。睁大的眼睛也坚持不了多久，上下眼皮开始打起架来。没办法，干脆坐直身子，揉揉眼睛，按按太阳穴，试图打发走困劲。可效果还是不太理想，张嘴打个哈欠，头往前一栽，差点又要睡过去。

乔不群也不是没有过失眠的经历，知道失眠的滋味。失眠的时候往往是最需要睡眠的时候，像今夜不需要睡眠，需要失眠，失眠却不可复得。这人也就是怪，越想睡着，就越是睡不着，越是睡不着，就越郁闷，越焦躁，越气愤，下再大的决心，发再大的狠劲，也徒劳，相反只能更加睡不着。现在乔不群一再提醒自己不能睡着，偏偏睡意浓重，咬紧牙关，想挺都挺不住，要睡将过去。

这样下去，迟早会睡死过去，打鼾惊醒袁明清的。乔不群不敢大意，轻手轻脚下床，去了趟卫生间。在脸上泼几把冷水，大脑一下清醒多了。只是眼睛有些发涩，困意难消。想在卫生间里过夜算了，又怕万一袁明清醒来，没见你在屋里，还得打110报警。

回到屋里，乔不群再不敢躺到床上去，在床前傻傻坐着，像打坐的禅师。到底没有坐禅功夫，没几分钟就来了哈欠，干脆披衣出门，到外面去走走。

在走廊上遛了两个来回，一位小护士从值班室出来，要到隔壁病室去，见灯下有人幽灵般悠悠晃动着，狐疑道：“是哪个病房的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”乔不群不好意思道：“我是来给袁秘书长陪夜的，睡不着觉，出来遛遛。”小护士说：“这有什么好遛的？早点回去休息，别影响其他病人。”

乔不群只得缩缩脑袋，往袁明清的房门口走去。要推门时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，片名记不太清楚了，只记得里面有一位战士，瞌睡特别多，为驱赶瞌睡虫，以免执行任务时误事，身上时常备着一串辣椒，瞌睡来时就取出来咬上一口，顿时瞌睡全消。也不知是生活中实有其事，还是编剧和导演凭想象编造出来的，乔不群觉得不妨一试。若真能赶走瞌睡虫，就可放心回到床上，不必担心睡死过去，打鼾

惊扰袁明清了。

主意一定，乔不群就下楼，出了医院。望着车稀人少空荡荡的大街，才意识到时候不早了。打开手机瞧瞧时间，已快十二点。菜市场是不用去了，肯定碰不着人影。这里离李雨潺家不远，说不定她家里有辣椒，打的去拿几个要不了多久。于是招部的士，一边往车里钻，一边打李雨潺的手机。可对方已关机，估计早已睡下。打她家里电话，只怕李雨潺没叫醒，吵醒她父母，就不怎么好了。只得让司机掉头，回了政府大院。

赶往局级楼，打开单元铁门，上楼来到自家屋外。将钥匙插进锁孔开门时，不想怎么也打不开，不用说里面打了倒锁。现在的人真可怜，在外没有安全感，抢劫的，行骗的，偷扒的，满地都是，随时都会遭劫遭骗遭扒。回到家里，还担心有人入室偷抢，院墙越砌越高，院门越守越严，各家阳台门窗铁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还嫌不够，还得安上森严的单元铁门，各户防盗门更是钢造铁打，牢不可破。即使如此，夜里铁门锁上后，还得把倒锁打死，有钥匙也没法从外面开门进屋。

无奈之际，乔不群只得抬手敲起门来。敲了好一阵，屋里也没有动静，只好拨家里电话。屋内铃声清脆脆，站在门外的乔不群听得一清二楚，却怎么也闹不醒史宇寒。最后还是岳母开门来到客厅，乔不群才按下手机，敲敲门，报了自己大名。

乔不群进屋后，史宇寒也已醒来，披衣走出卧室。乔不群顾不得啰嗦，说：“家里有没有辣椒？我得拿几个走。”史宇寒不解道：“你不是在陪袁明清吗？怎么深更半夜的，又懵懵懂懂跑回来拿辣椒？”乔不群说：“我就是陪好袁秘书长，才回来拿辣椒的。”史宇寒说：“陪袁明清，跟辣椒有什么关系？”

乔不群不理史宇寒，直奔厨房。岳母早过去打开冰箱，拿出几个洗好的红艳艳的朝天椒，对乔不群说：“你看这行吗？”乔不群一把抓过来，送一个到嘴里，迫不及待咬了一口。桃林是个嗜辣如命的地方，谁都经得起辣，叫做不怕辣，就怕不辣。倒是乔不群小时候经常痛喉咙，遵照医嘱，辣椒吃得少，不是太吃得辣，这下朝天椒进口，还是生的，立即从舌尖辣到喉头，直透心肺肝肠，全身都火烧火燎起来。

“好好好！”乔不群嘴里一边倒吸着气，一边难受地乐道。又去冰箱里抓了一把辣椒，往衣袋里一塞，兴高采烈出了门，惹得史宇寒在后面大骂神经错乱。

回到医院，轻轻推门走进病房，袁明清还在酣然而睡。蹑手蹑脚来到床前，抓出袋里的朝天椒，塞到枕头下，这才脱衣钻进被子里。睡意将至时，摸出朝天椒咬上一口，弄得舌麻嘴烧，脑袋就会清醒好一阵子。待辣劲过去，睡意再次袭来，又如法炮制，又可坚持好一会儿。这实在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，既赶走了瞌睡虫，不至于打鼾惊扰领导，又能片刻不离陪侍一旁。唯一受到影响的是自己的睡眠，可你促进了领导的睡眠，让领导得到有效休息，自己少睡几个小时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枕下的朝天椒咬得只剩没几个的时候，窗外开始发白。乔不群松下一口气，知道终于战胜自己，大功告成。这个时候就是不咬朝天椒，也不会睡着了，因为要品味这胜利的喜悦。这份胜利可是智慧和毅力的结晶，得来太不容易。

这是一个朗朗晴天，斜斜的阳光破窗而入，无声地洒在袁明清脸上。他的鼾声已止，合着的双眼动了动，慢慢睁开眼皮。见乔不群正笑望着自己，也慈善地笑笑，问道：“不群你醒来多久了？”乔不群说：“刚刚醒来。”

袁明清坐起身，披衣在肩，然后摸出枕下手表瞧瞧，说：“哟哟，都七点多了。记得昨天晚上床时才十点的样子，先是跟你聊天，聊着聊着就睡了过去。这么算下来，我可睡了八九个小时。”乔不群说：“差不多，这个数字应该没有水分。”袁明清笑道：“大半年了，我还没哪个晚上睡过四个小时以上的足觉，想不到有不群作伴，竟睡得这么有质量。不群你还年轻，也许没尝过失眠的痛苦，不知道一个好觉对容易失眠的人有多么重要。我最体谅毛主席他老人家，长期神经衰弱，不得不服用安眠药帮助睡眠。偏偏碰上彭德怀这样的急性子，有了什么事，不顾毛主席好不容易睡着，也老毛老毛地大声叫喊着，往人家卧室直闯，卫士怎么拦都拦不住。怪不得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些想法，彭德怀也太不理解毛主席失眠的痛苦了。”

乔不群暗想，昨晚若没有朝天椒帮忙，你袁秘书长肯定也会对我有想法的。

起床后，乔不群动手整理被子。也是袁明清眼尖，让他发现了乔不群枕边两个咬剩的艳红朝天椒。袁明清甚觉奇怪，说：“你这是什么？”乔不群掩饰道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几个辣椒。”要把朝天椒塞回到枕下去。

袁明清拦住乔不群，拿过一个朝天椒，说：“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我住院这么多天，从没发现病房里还有红辣椒。”乔不群不好意思道：“我有个吃辣椒的习惯，一天不吃辣椒就有些难受，昨晚您睡着后，我特意去外面找来几个过瘾。”

袁明清将信将疑，说：“这种朝天椒连尿都辣得出来，哪有生吃过瘾的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拿朝天椒干什么？”

被逼无奈，乔不群只好羞涩地道出了实情。

袁明清这才发现乔不群眼里布满血丝，原来他一夜未睡。也亏得他有这份忠心，竟想得如此绝招来确保你领导的睡眠。

袁明清没再说什么，只在乔不群肩上轻轻拍了拍，拍得他又浮想联翩起来。

当天下午郁所长出差回到桃林，乔不群不必再陪袁明清，黑着眼圈出了医院。不久就有消息传来，侯副省长已打马上任，去了省委，成为侯副书记。紧接着袁明清就被重新起用，安排做了省水电厅副厅长。

乔不群原以为袁明清仍会留在桃林，不进市委常委做秘书长，也会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增补为副市长，不想事有出入。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，农牧林水系统不再那么热门，做水电厅副厅长政治上好像难有大出路。不过这是一般人的浅见，后来乔不群才意识到侯副书记这么安排袁明清，实在高明之至。原来水电厅厅长快到退休年龄，其他几位副厅长都想转正，你拆我的台子，我捅你的娄子，弄得大家屁股都不干净，不是贪就是占，只有后去的袁明清一清二白，顺理成章接了厅长的班。这是后话。

乔不群不可能只两眼盯住袁明清，不干别的事。除了日常工作，这段时间还得协同蒋副主任，操心正在修建的政府新门楼。门楼工程进度很快，待到甫迪声从国外考察回来，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，正在进行装修。那是典型的四柱三门构架，比耿日新的老门楼高大气派，威武壮观。中高旁低的楼顶，上封金色琉璃瓦，飞檐翘角，典丽雅致。门楣上用浑重的颜体刻着桃林市人民政府几个烫金大字，左边雕有太阳，右边镌有月亮，象征一阳一阴。四根红漆门柱壮硕粗大，具有顶天立地之势。穿门而入，两旁系缓缓斜坡，供车辆进出。迎面则是宽大石级，直达坡上花坛。台阶不多不少共五级，暗寓金木水火土五行，也喻有步步高升天天向上之意。大门两旁还卧着两只栩栩如生的青石狮子，雄猛雌威，仿佛随时都会腾挪而起。本来有人建议仍用老门前的白玉石狮，可省去一笔开支，张天师觉得白狮不妥，因为青为阳，白为阴，男人主家或主政的地方还是以青石狮为宜。乔不群和蒋副主任于是托人找到一家石料场，赶造了这对威猛的青石狮子。

不想甫迪声却非常生气，说现在的门楼不是好好的吗，怎么又发羊癫疯，另修了一座？追究下来，政府党组会议、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都没任何记录，代甫迪声在家主持全面工作的栾喜民也没落墨签字，原来是政府办党组做的决议，办党组会议记录在案，写得清清楚楚。还白纸黑字记着另建大门的决议，由乔不群提议，其他党组成员附议形成。甫迪声于是在政府职工大会上瞪眼睛，拍桌子，点着乔不群的名，大骂他劳民伤财，十足的败家子！并责令他好好反省，写出深刻检查，交到他甫迪声本人手上。

大家都觉得甫市长的火发得好。本来众人就对另修大门意见纷纷，认为现在的大门修成没几年，进出很方便的，花大钱另修新门，完全没有必要。一定是乔不群头脑发热，想表现自己，居功邀宠，才出此馊主意。到底年纪轻轻就做上副主任，得意忘形，可做的事敢做，不可做的事也敢做。同时也要怪甫市长迟不出国，早不出国，偏偏这个节骨眼上出国，给了乔不群以可乘之机，他老人家若在家里，肯定会及时制止住这事的。

领导责令写出深刻检查，乔不群只好关上办公室的门，面壁思过，认真写起检查来。好在他笔杆子出身，大材料大报告都写得出，写个检查不费什么劲。拿着写好的检查跑到市长办，小陈笑嘻嘻道：“乔主任不愧是大才子，写什么都来得快。”乔不群说：“已给甫市长添了乱，不快点写出检查，就不好交代了。”

小陈推开里间的门，乔不群低头走进去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甫迪声正在批阅积压多时的文件，瞧都懒得瞧乔不群一眼，只说：“检查写好了？”乔不群应声写好了，双手将检查递到领导桌前。甫迪声瞟瞟检查，说：“我也批评过老栾和吴亦澹，我不在家，他们连这个关都没给我把好。”乔不群说：“不怪栾副市长和吴主任，都是我坚持要修这个大门的。”甫迪声说：“你以为你坚持得有理是不是？也不好想一想，耿日新同志上任后修次大门，我上任后又修次大门，大家能没意见？”乔不群只

得是是是，点头承认错误。

批评几句，甫迪声才无奈地叹一声，说：“如今木已成舟，新大门都快竣工，我也不好逼你们拆掉，白白烧掉百来万。昨天坐车从新大门外经过，我注意了一下，修得倒还不赖，比现在这座大门的确实用些。也只好将错就错，择日启用新大门，再把旧大门封住。”

乔不群明白甫迪声择日的意思，从市长办出来后，立即给张天师打了个电话，要他给看个黄道吉日。张天师答应着，嘱他过两天去拿日子。乔不群又找正在监督新门楼装修扫尾工程的蒋副主任商量，到张天师那里去拿日子，得准备些什么。蒋副主任说：“拿日子封个红包就是，倒是正式启用大门的前两天，得请张天师来搞个小小仪式。”乔不群说：“莫非还要杀鸡洒血，烧香拜神？”蒋副主任说：“这是肯定的。”

两天后乔不群和蒋副主任拿着红包，跑到张天师住地，从他手上换了个载有大门启用吉日的大红帖子。吉日定在一个月后，到时还要举行什么仪式，张天师也有交代。好在当年耿日新启用大门举行仪式时，蒋副主任也是组织者之一，有些经验，愿意操持此事。

大门装修工程扫尾结束，施工人员该撤走了，乔不群这才发现除大门上方刻着桃林市人民政府几个字，两边门柱上好像还少了些什么。又跑去请示甫迪声，是不是弄副门联上去。甫迪声觉得有这个必要，说：“你的文章这么好，给出一副嘛。”乔不群说：“这门联看上去只两句话，其实是挺讲究的，除意思要贴切外，平仄对仗都有规矩管着，我在这方面缺乏训练，还胜任不了。”甫迪声说：“那你负责去请人出。”乔不群说：“现在离启用大门时间还有二十多天，搞个门联征集活动还来得及，保证能征到好联。”

甫迪声不同意，说：“修这个新大门，已造成不少负面影响，还搞门联征集活动，岂不弄得天下皆知？”乔不群说：“那干脆学学市委那边的做法。市委大门两边的话几十年都没变，至今还是主席语录。”甫迪声说：“主席语录的意思当然好，只是算不上严格的门联。”乔不群说：“严不严格，我看并不重要。”甫迪声说：“那什么重要？”

乔不群口气神秘起来，说：“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，市委那边人气旺盛，几乎每届市委书记都能顺利上台阶，其他领导也官运亨通，就是沾的大门上那两句话的福。”甫迪声摇头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政府大门就更不能用这两句话了。”

政府大门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两句话呢？甫迪声没有明言，乔不群还是领会得出，他是怕鲍书记有什么想法。市政府到底是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的，还是低调点好，如果连大门上的话都像市委那样高瞻远瞩，不肯放低姿态，会让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。

乔不群只好回头去请人写门联。可找了好些人，都没能写出令人满意的。忽想起政协下面有个文史委，前两年成立了一个楹联协会，何不去找找他们？

下得楼来，快出传达室时，只见甫迪声站在大门外，正抬眼盯着门柱上的字打量。乔不群忙走过去，跟领导打招呼。甫迪声说：“其实这副门联挺不错的，好几位下来